



花香蜂自来 李强摄

一夜暴富

飞翔的鱼

很多人都幻想着通过买彩票而一夜暴富。可美国人杰克逊·惠特克的经历,却让你不得不对一夜暴富进行深思。

那一年圣诞节,时年 55 岁的惠特克得知,自己在便利店购买的彩票,居然中了美国“强力球”彩票史上最大的单人中奖金额 5.9 亿美元。扣除税收之后,他拿走其中的 3.1 亿美元。那一刻,惠特克“胃立刻开始翻涌,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然而过后他却说:“真希望当初撕掉那张彩票。”在惠特克看来,中巨奖,却变成了不幸,而这一切,都归罪于那张曾给他带来惊喜的彩票。

领取奖金之后,辛苦一生的惠特克,给自己和家人许下了一长串的承诺:给自己买一架直升机,让妻子去以色列旅游,实现外孙女想见明星的梦想,并且买一辆她想要的特别定制的三菱跑车。暴富之后,惠特克也不忘公益。他捐出 700 万美元,修建两座教堂,还投入 1400 万美元,成立捐助公益事业 的“惠特克基金会”。

然而,接下来,惠特克和他的家人越走越远,无法理性面对这笔飞来的财富。

他常开着金色悍马车, 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频频光顾脱衣舞俱乐部;他曾被人下药,丢过一大笔钱;他因醉酒驾车被起诉。

而他最钟爱的外孙女布拉格, 则更糟糕。外公一夜暴富,让这位 15 岁的少女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她辍学、购物,甚至吸毒。后来不久,惠特克家中遭窃。一名 18 岁的年轻人因为吸毒过量,也死在惠特克家中。调查结果显示, 窃贼和死者都是她的“朋友”。两年后,布拉格也因过量服用违禁药品死亡。悲剧接踵而至,没几年,相伴四十多年的妻子与惠特克离婚; 他的独生女金杰患上了淋巴瘤,病逝时年仅 42 岁。

“只要给钱,随便怎么写都成。”惠特克说,“被他们写成妓女,我都不在乎。”在接受采访时,惠特克否认自己已破产。但是,之前亿万身家的他表示,只接受有偿采访,每次 1.5 万美元。

惠特克的经历,并非孤例。买彩票中巨奖却毁掉了生活的人, 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夜暴富的人,可能会对中奖得来的钱不太在乎, 花起来就不像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那么谨慎。而得奖者的亲朋好友也认为, 巨额奖金中应该有他们的一份, 一旦无法得到, 反目成仇则是经常的事。如此看来, 一夜暴富一旦走到幸福的反面, 真的是毁掉了生活, 得不偿失。

天长何氏父子俩所居的天长东何庄, 现属天长仁和集镇芦龙社区境内。“父子俩”的父亲叫何葛民,清代秀才,曾在金陵等大学任过教,一代名儒,知识渊博,思想新颖,深受乡人敬仰。其子吕荧,原名何佶,自幼受其父熏陶,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慧,解放后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全国著名的美学家、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

何葛民在乡试中的一篇文章, 便一举夺魁,这篇乡试考题叫《耻》字,此文后来被收录在一个叫《红杂志》小刊上,今偶从上海古籍出版社选编的《红玫瑰》上看到这一旧作,不妨录之如下:

国耻:编者按:原文用异体字“耻”,下同国耻,诸君须把这个“耻”细细的研究一下子。

这个耻字, 左边是个耳字, 右边是个“心”字。耳朵里听着丧失权利的事,都要一桩桩记在心里,心耳相连才叫做耻。

耻心一萌,羞的耳朵都红了’,所以旁边有个耳字。可是光把耳朵红了, 有什么用? 一定要把这颗心红起来, 永远不使变色,才算得心耳相连呢? 奉劝作者,读者把“国耻”二字深泞地刻在红心上面。国耻一天不消除, 这个印痕也一天不得消灭。诸君,诸君,莫负红心的美意。

庄子云:“哀莫在于心死”。要是这颗心没有了,那么这个耻字,便光剩下了一个耳字。无论什么可耻的事,只会听在耳朵里,却不会记在心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只耳朵竟似“聋子的耳朵摆个样儿”有什么用呢?人家在那大声疾呼,说得舌头都痛,他却以为絮聒得很,只为他光有一只耳朵。人家的舌头凑过去,便变成絮聒的的“聒”字了。

人家把插着草标,当着猪仔卖,他也愿在“茸”中过活,一些耳不识羞,只因为他光

儿时,盼着过年,尽管衣食不周,父亲年前总要买上三挂炮仗(天长土语,即爆竹,亦称小鞭),一挂拆散了给我过年时在雪地里或塞进墙缝一个一个放着玩,另两挂分别在除夕夜和年初五的早上开门后燃放,迎新春接财神。即是在吃糠咽菜的 1960 年,仍买上三挂小鞭。当时,我曾发誓,等我长大了有了工作,过年一定要买上三十挂甚至更多的小鞭,放个痛快。

1965 年 9 月,公社安排我担任金塘小学的民办教师。有了工资,春节前我瞒着爸妈买上了三十挂小鞭和十个天地炮、十支喜火(一种带像火箭一样尾部喷着火花钻上天空的小烟花)。从正月初五开始,直至元宵节,各大队组织的龙灯、花船表演队都要到公社所在地杨村街上为军烈属拜年。此时,如有人家在门前放上一挂小鞭,耍龙灯、撑花船的便一个接着一个在门前表演。燃放的鞭炮越多,表演得时间越长,有时竟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我亦不甘寂寞,买了十多挂小鞭,在门前燃放,自然也引来了花船、龙灯的表演。鞭炮声、锣鼓声夹着花船“骚搭子”(用竹杆撑船的丑角)似牵非牵的俏皮话,可谓热闹非凡。

天长何氏父子俩

夏锡生

有着一只耳朵。人家打他一下, 唾一口吐沫,他仍然在那里打躬作揖,只因为他光有着一只耳朵,加着一只手、一张口便要做作揖的“揖”字了。况且这个“耳”字,当语助词用,便是“罢了”的意思。道声“死耳”,便是死罢了。可见心死以后,“耻”字光剩着“耳”字,一定变成了坐以待亡的模样。死也罢了,亡也罢了,做奴隶也罢了。

什么叫做知耻,心耳相连叫做知耻;什么叫做不知耻,光有耳朵没有心,叫做不知耻。

阅读诸君,都是爱国的,快把这个“耻”字,细细地讲给大众红晓。叫他们牢牢抱着这颗心,不要和耳朵脱离关系。

何先生少时竟如此知“耻”、说“耻”、重“耻”。在封建时代便敢开此言,实属罕见。何葛民先生在解放前还与社会各界和宦达要人交往,但他能洁身自守,从不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之同流合污,当年,天长县县长有五个姓陈的舅兄,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群众骂他们是陈氏五鼠。一日,何葛民先生闻陈四鼠暴病身亡,便作一义正言辞,诙谐刻薄,戏谑鼠辈之挽联,读之令人捧腹。挽联的内容是:

伟哉,居十二属之先,居深洞、吃陈粮,曾偕一弟三兄,大闹东京威烈震。

倏焉,瞬一寸光而逝,泡滚汤、追穷寇,咬断千丝万缕,甯归西土梦消魂。

联语上下对仗工整,惟妙惟肖,把鼠辈写得淋漓尽致。面对这一戏鼠之联,我曾续之以文,以作鼠辈之戒:

啊呀鼠辈,物类之英,形态虽小,智慧聪敏;

奔走流窜,活泼机灵,以此秉赋,汝当

儿时放炮仗,给我带来乐趣,也曾受到父母的责骂。就在小学四年级那年的正月初五,我和班上的几个调皮鬼一同看龙灯花船表演,我冷不丁的将一个 小鞭炸在同班同桌女生的屁股后面,以解同桌划界之恨,吓得她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她哭了,我们去哈哈大笑。自然她的妈妈找上了门,我也因此挨了打。

1988 年春节前,买了“天地炮”和二十支“喜火”,还有一盘五百响的小鞭。除夕下午,我带着这些鞭炮回到老家杨村和家人团聚。傍晚,贴好春联后,心血来潮的我,取出“天地炮”和“喜火”在门前燃放起来。隔壁邻居是我二连襟父亲的家。当燃放到第三支喜火时,闯祸了。这支喜火不是直线升入天空,而是在半空中调转了方向,一头扎进邻居李家茅草屋上,茅屋顿时起了烟雾。“不好,要失火了”,我一边大声叫道,一边迅速来到李家。小茅屋不高,站在凳子上便能爬到屋面上。我用手奋力拍打着起烟的茅草。十分不巧,他家小缸里没水了,连襟的父亲急中生智,端起一锅还未煮熟的汤圆,爬上茅屋倒在了起烟的地方。因为扑救及时,未引起火灾,但这事令我难堪至极。

1983 年央视举办春晚至今, 每当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起之际, 天长县城的大街小巷内几乎家家户户都燃放起鞭炮和烟

慎行;

奉公守法,毋滋祸生,何敢放肆,为敌于人;

偷油窃谷,败坏名声,咎由自取,

祸亦自寻;

参禅悟道,走向光明,倘若瞑顽,不返迷津;

罪不可赦,必判极型,身败名裂,祸及子孙;

存亡荣辱,系于一身,改邪归正,是为正经;

鼠年话鼠,纯属关心,快言快语,莫负好心。

提起何葛民先生之子吕荧, 他的名气更大了。许多了解吕荧的学者和文化界的朋友都曾建议我们应该在县城或吕荧故里建个“吕荧纪念馆”。这样一个大教授、大美学家, 我们且不论他一本本震惊世界的闪光著作, 就赁 1955 年 5 月 25 日在七千人批胡风大会上,他居然跃上讲台,公然提出胡风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反革命,这一为胡风辩护的义举,足以说明他的精神伟大,更是民族的伟大。作为吕荧故乡的天长人能不为之骄傲吗,可是我手中无权,腰里无钱,建“吕荧纪念馆”虽感重要,但无力为之。

关于吕荧的生平事迹,我的老朋友,原滁州市文联主席吴腾凰在《美的殉道者》一书中作过详细的介绍,不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天长西何庄出了“天长何氏三兄弟”,其中何仿的一曲《茉莉花》唱响了全世界。而天长东何庄出现的“夫长何氏父子俩”, 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奉献精神, 今人却知之甚少, 宣传的更少, 东何庄的“何氏父子俩”身上有那么多优良传统,作为“何氏父子俩”故乡的今人,尤应珍惜,让它发扬光大, 使之成为教化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花。燃放鞭炮之密集达到了极致。除夕夜燃放鞭炮成了一家人过年必不可少的节目。2010 年冬至, 告别了斗子墙的三间平房, 搬进了三室一厅有着 200 平米的露台的天一城市花园, 圆了老伴入住楼房 的梦想。除夕夜, 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 小孙女催着我到露台上燃放鞭炮。钟声敲响了, 我们的万响小鞭噼噼叭叭地炸开了。孙女捂着耳朵看着跳动着的火花开心极了……

逢年过节办喜事, 燃放鞭炮倾注着国人喜庆的情愫,然而,因燃放不当,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火灾事故也不断见于报章。但是,对于平民百姓而言, 燃放鞭炮的烟尘对大气的严重污染则是很少有所关注。现在, 天长市区内已明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但在春节期间则尚未禁止。今年的除夕夜到底放不放鞭炮? 为此, 我纠结了许久, 毕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鞭炮声中长大的。孩子们从上海回到了家,我便征求大家意见, 是小孙女的一番话促使我拿定了主张。她说:“放鞭炮对空气污染特大,我们不能自己害自己。”听了孙女的一番议论,我感慨良久:孙女长大了,懂事了。冲着孙女这番话,我决定从今年起不再燃放鞭炮,因为地球是全人类的,减少对大气的污染,我们责无旁贷。

“什话滴”

我要上天长网?

天长大小事 尽在天长网



天长网
mytianchang.com